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二)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簡鈔文今古樓芬涵

(二)

編祺曾吳



書叢本基學國



283  
18  
v.2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第一冊目錄

卷三

論辨類

論上三

深慮論 方孝孺

豫讓論 方孝孺

茅焦論 商 輅

信陵君救趙論 唐順之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王彥章論 湯來賀

刑縣論九首 顧炎武

東南形勢論 顧炎武

雋不疑論 魏 禧

王猛論 侯方域

名論 汪 琬



國家圖書館  
001671886

10101 > 432

春秋四大國論上	姜宸英	一六
春秋四大國論下	姜宸英	一八
公孫宏論	朱軾	二〇
封建郡縣利害論上	朱書	二一
封建郡縣利害論下	朱書	二二
諸葛孔明入蜀論	全祖望	二四
明毅宗南遷論	全祖望	二六
唐徐有功論	袁枚	二七
李斯論	姚鼐	二八
范蠡論	姚鼐	二九
賈生明申商論	姚鼐	三一
翰林論	姚鼐	三二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三三
西楚都彭城論	譚敬	三三
韓非論	梅曾亮	三六
鼂錯論	梅曾亮	三七

蒯通論 管 同 .....三八

范增論上 管 同 .....三九

范增論下 管 同 .....四〇

陳平周勃論 龍啓瑞 .....四一

正統論 魯一同 .....四二

秦論 魯一同 .....四三

蓋寬饒論 魯一同 .....四四

論下

治戎上 劉 敞 .....四五

治戎下 劉 敞 .....四六

心術 蘇 洵 .....四八

卷四

論辨類

設論

卜居 屈 平 .....四九

漁父 屈 平……………五〇

對楚王問 宋 玉……………五〇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五〇

答客難 東方朔……………五二

四子講德論 井序 王 褒……………五四

解嘲一首 揚 雄……………五八

答賓戲一首 班 固……………六〇

進學解 韓 愈……………六二

送窮文 韓 愈……………六三

續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 軾……………六五

廣論

廣絕交論 劉 峻……………六六

駁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東之……………六九

難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嵇康.....七一

辨

諱辨 韓愈.....七四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七五

祿命辨 宋濂.....七六

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王世貞.....七八

焚書辨 劉大櫚.....七九

辨逸周書 姚鼐.....八一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八二

士相見義 劉敞.....八三

致仕義 劉敞.....八四

議

講官議 曾鞏.....八五

學校貢舉私議 朱熹.....八六

別籍異財議 李紱.....八七

說

師說 韓愈.....八八

雜說四首 韓愈.....八九

天說 柳宗元.....九〇

捕蛇者說 柳宗元.....九一

旱說 杜甫.....九二

怪說上 石介.....九三

怪說下 石介.....九四

愛蓮說 周敦頤.....九五

進說 王安石.....九五

剛說 蘇軾.....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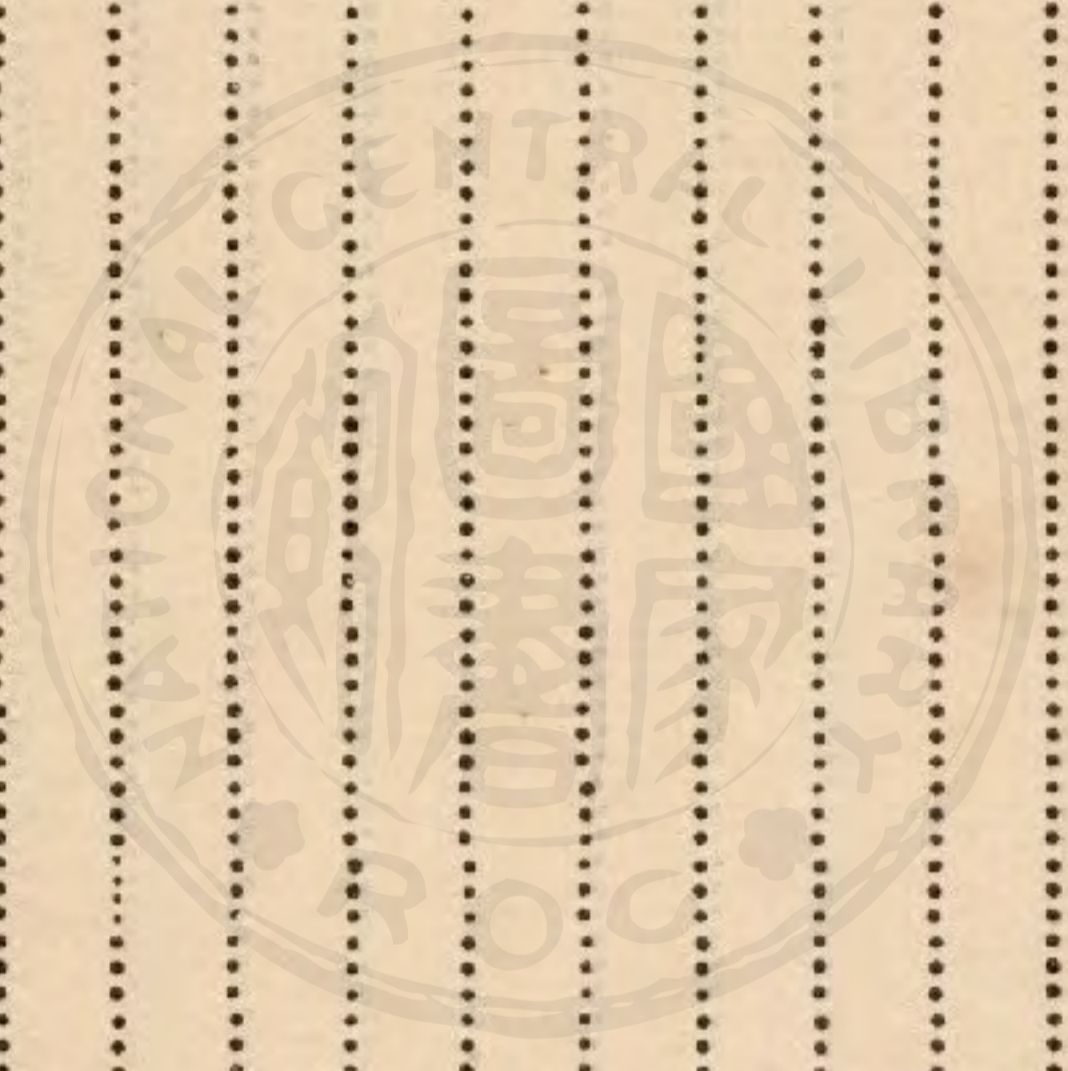
說用 曾鞏.....九七

空同子警說 蘇伯衡.....九八

師說上 姚瑩.....九九

師說下 姚瑩.....一〇〇

士說 梅曾亮.....一〇一



名實說 朱琦……………一〇一

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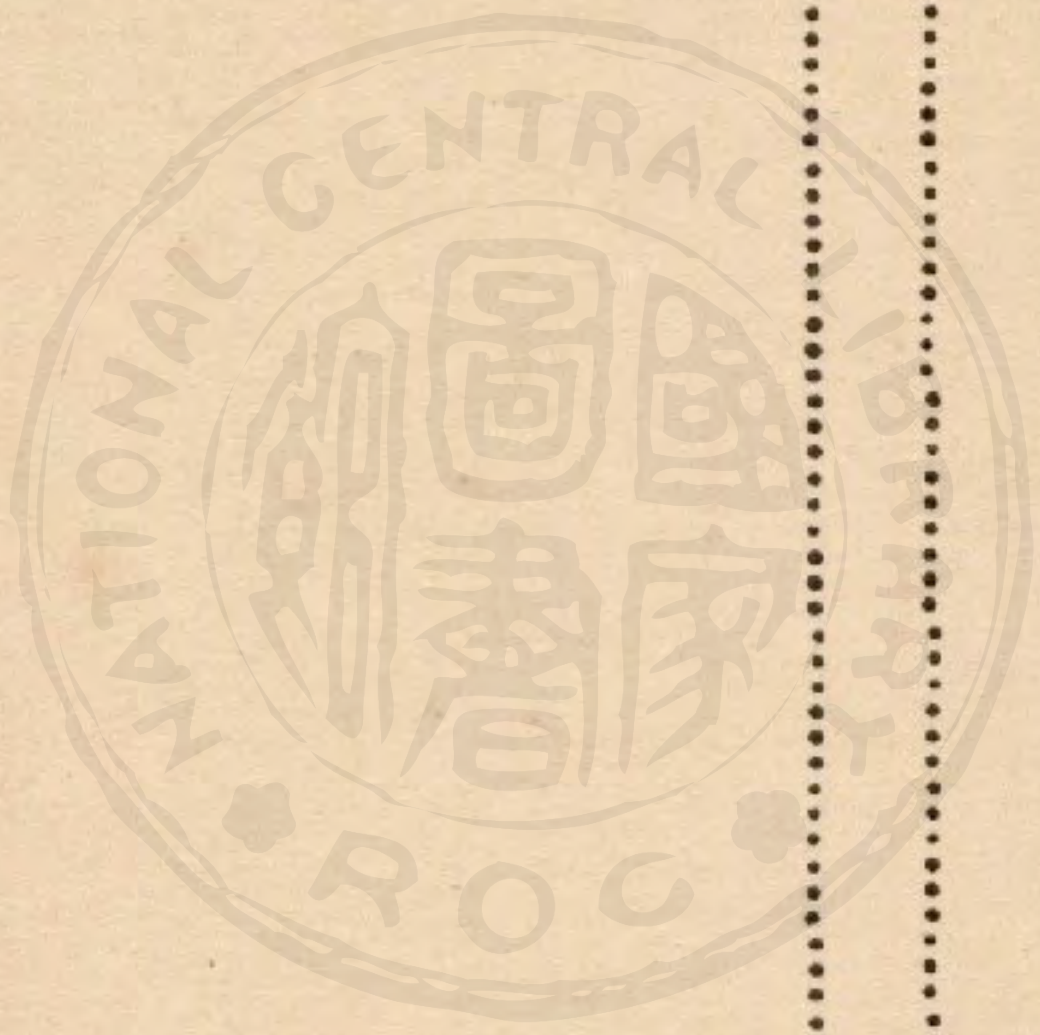
保舉策 曹一士……………一〇三

任人策 劉子壯……………一〇四

程文

使民宜之 陸九淵……………一〇五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陸九淵……………一〇六





#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 卷三

### 論辨類

#### 論上三

深慮論 方孝孺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歟。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當秦之世而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彊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七國萌篡弒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蓋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

謀天也。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唯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豫讓論 方孝孺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患於未形，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爲名臣，死爲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爲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爲之報讐，聲名烈烈，雖愚夫愚婦莫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友曰：「凡吾所爲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衣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卽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邳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也。讓旣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安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

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至。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衣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甘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豫讓固不足以當矣。彼朝爲讎敵。暮爲君臣。覲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茅焦論商輅

嫪毐之亂。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而力爭之。於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爲母子如初。談者以爲穎考叔之錫類。不是過也。噫。長信非母弟之親。宣淫非溺愛之比。秦之先王有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爲楚也。妻是不爲政也。母雖誓之黃泉。老死雍里。亦不足以謝先王。而何焦之汲汲於諫也。春秋之議。絕不爲親。於文姜則然。非仇母也。以父而仇之也。秦太后非莊襄之仇乎。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秋之義耶。且曰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爲天性之親也。欲帝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合從也。然則焦之諫。故戰國之奇士。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信陵君救趙論唐順之

論者以竊符爲信陵君之罪。余以爲此未足以罪信陵也。夫強秦之暴亟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爲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爲之後。天下之勢未有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魏之患。借一國之師以分六國之災。夫奚不可者。然則信陵果無罪乎。曰。又不然也。余所誅者。信陵君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王也。趙不請救於王。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欲急救趙。是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竊符也。非爲魏也。非爲六國也。爲趙焉耳。非爲趙也。爲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國之障。信陵亦必不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不能當一平原公子。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也。不幸戰不勝。爲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爲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是二人亦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余以爲信陵之自爲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侯生爲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於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不聽。則以其欲爲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則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爲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不知有王。內則幸姬。外則鄰國。賤則夷門野人。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皆習於背



公死黨之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讎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蓋君若贅旒久矣。由此言之。信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爲魏也。爲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爲趙也。爲一親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然得之。亦罪也。雖然。魏王亦不得爲無罪也。兵符藏於臥內。信陵亦安得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如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蛀生之矣。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銜信陵之恩。信陵安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漸。豈一朝一夕也哉。由此言之。不特衆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爲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爲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爲人君失權之戒。春秋書葬原仲。輦帥師。嗟夫。聖人之爲慮深矣。

蘭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蘭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爲信也。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旣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趙弗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夫秦王旣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

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王彥章論 湯來賀

論忠烈者必觀其所事之君。而後可以稱其人。而不過。倘所事非君。則雖奮不顧身。以徇人之難。君子無取焉。吾觀五代史。有死節傳。以王彥章爲首。竊以爲過矣。夫彥章可謂猛將。不可謂忠臣。何也。其所事者。篡逆之朱溫也。可謂傷勇。不可謂死節。何也。其所爲死者。篡逆之後。而暴亂之朝也。夫朱溫爲黃巢賊黨。天下皆知之矣。旣而歸降。遂篡唐而有天下。且荒淫恣肆。倫理俱滅。穢行踰於禽獸。是天下之大盜也。苟有志節。肯立其朝而食其祿乎。李克用始終爲唐。必欲復仇討賊。百戰而志不衰。爲彥章者。正宜與之合謀。以誅逆惡而謝天下。乃不知順逆。不別邪正。不辨是非。而反與晉王爲敵。卒至戰敗而死。是彥章非忠於君。乃忠於賊耳。非爲其主死。乃爲賊黨死耳。歐陽子遂以得其死嘉之。不亦過乎。吾謂朱溫篡唐而弑昭宗。旣以盜賊取天下。而又以淫虐守之。稍有人心者。皆當討逆以伸大義。況其戰勝攻取之才。足以有爲於天下乎。即使初爲賊黨。見其篡逆而後反之。亦不得名之爲叛。不然。則潔身遠害。寧泯滅無聞可也。奈何以蓋世驍勇。不建誅逆之旗。不行反正之舉。而乃急於見長。黨叛逆而助之攻。雖殺其身。而不顧誘民降而不屑。亦僅一勇夫耳。假令彥章有志。移其敵晉王者。而敵朱溫。移其爲梁死者。而爲唐死。則忠烈之誠。豈不卓然千古哉。夫所謂殺身成仁。蓋以仁之所在。不得不死焉耳。若爲賊戰而爲賊死。是殺身以

成不仁。何足道也。雖然。五代時張文蔚楊涉輩。皆舉進士。而甘拜舞於賊廷。況不事詩書。區區一武人乎。至如蘇循附溫。以希進用。及隨友謙降晉。又稱臣。舞蹈於晉王之前。其視彥章奚若。然則彥章在五代。又曷可深求耶。

郡縣論九首 顧炎武

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爲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爲封建乎。曰不能。有聖人起。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蓋自漢以下之人。莫不謂秦以孤立而亡。不知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而封建之廢。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爲郡縣。方今郡縣之敝已極。而不爲之所焉。尙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於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士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爲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爲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爲幸。而無肯爲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後之君。莫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其說曰。改知縣爲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其初曰試令。三年稱職爲真。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其老疾乞休者。舉

子若弟代。不舉子若弟。舉他人者聽。既代去。處其縣爲祭酒。祿之終身。所舉之人。復爲試令。三年稱職。爲眞如上法。每三四縣若五六縣爲郡。郡設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詔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撫司道。悉罷。令以下設一丞。吏部選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補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驛丞。曰司倉。曰游徼。曰嗇夫之屬。備設之毋裁。其人聽令自擇。報名於吏部。簿以下得由本邑人爲之。令有得罪於民者。小則流。大則殺。其稱職者。既家於縣。則除其本籍。夫使天下之爲縣令者。不得遷。又不得歸。其身與縣終。而子孫世世處焉。不職者流。貪以敗官者殺。夫居則爲縣宰。去則爲流人。賞則爲世官。罰則爲斬絞。豈有不勉而爲良吏者哉。

何爲稱職。曰土地闢。田野治。樹木蕃。溝洫修。城郭固。倉廩實。學校興。盜賊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則人民樂業而已。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牝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僕監之。升斗之計。必聞之於其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幹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然則其爲主人者。必烏氏也。必橋姚也。故天下之患。一圉人之足辨。而爲是紛紛者。也不信其圉人。而用其監僕。甚者并監僕。又不信焉。而主人之耳目亂矣。於是愛馬牛之心。常不勝其吝芻粟之計。而畜產耗矣。故馬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或曰。無監司。令不已重乎。子弟代。無乃專乎。千里以內之人。不私其親故乎。夫吏職之所以多爲親故。撓者。以其遠也。使並處一城之內。則雖欲撓之。而有不可者。自漢以來。守鄉郡者多矣。曲阜之令。鮮以貪酷敗者。非孔氏之子獨賢。其勢然也。若以子弟得代。而慮其專。葺爾之縣。其能稱兵以叛乎。上有太守。不能

舉旁縣之兵以討之乎。太守欲反，其五六縣者，肯舍其可傳子弟之官而從亂乎。不見播州之楊，傳八百年而以叛受戮乎。若曰無監司不可爲治，南畿十四府四州，何以自達於六部乎。且今之州縣，官無定守，民無定奉，是以常有盜賊戎狄之禍。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不此之圖，而慮令長之擅，此之謂不知類也。

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爲天子爲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爲。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困窮，爲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爲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爲藩垣困窮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效從締交之拒，非爲天子也，爲其私也。爲其私所以爲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今天下之患，莫大乎貧，用吾之說，則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且以馬言之。天下驛遞往來，以及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及庶人在官所用之馬，一歲無慮百萬匹，其行無慮萬萬里，今則十減六七，而西北之馬羸，不可勝用矣。以文冊言之，一事必報數衙門，往復駁勘，必數次，以及迎候生辰拜賀之用，其紙料之費率，諸民者歲不下巨萬，今則十減七八，而東南之竹箭，不可勝用矣。他物之稱是者，不可悉數。且使爲令者，得以省耕斂教，樹畜而田功之獲，果蔬之收，六畜之孳，材木之茂，五年之中，必

當倍益。從是而山澤之利，亦可開也。夫採礦之役，自元以前，歲以爲常。先朝所以閉之而不發者，以其召亂也。譬之有窖金焉，發於五達之衢，則市人聚而爭之；發於堂室之內，則惟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爭也。今有礦焉，天子開之，是發金於五達之衢也；縣令開之，是發金於堂室之內也。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故曰此富國之策也。

法之敝也，莫甚乎以東州之餉，而給西邊之兵；以南郡之糧，而濟北方之驛。今則一切歸於其縣，量其衝僻，衡其繁簡，使一縣之用，常寬然有餘，又留一縣之官之祿，亦必使之溢於常數，而其餘者，然後定爲解京之額。其先必則壞定賦，取田之上中下，列爲三等，或五等，其所入悉委縣令收之，其解京曰貢曰賦，其非時之辦，則以額賦支銷。若盡一縣之財，用之而猶不足，然後以他縣之賦益之，名爲協濟。此則天子之財，不可以爲常額，然而行此十年，必無盡一縣之入，用之而猶不足者也。

善乎葉正則之言曰：今天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州縣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傳之子，兄以是傳之弟，而其尤傑黠者，則進而爲院司之書吏，以掣州縣之權；上之人明知其爲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使官皆千里以內之人，習其民事，而又終其身任之，則上下辨而民志定矣。文法除而吏事簡矣。官之力足以御吏而有餘，吏無所以把持其官，而自循其法。昔人所謂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將一旦而盡去，治天下之愉快，孰過於此。

取士之制，其薦之也，略用古人鄉舉里選之意；其試之也，略用唐人身言書判之法。縣舉賢能之士，間歲一人，試於部。上者爲郎，無定員；郎之高第，得出而補令；次者爲丞，於其近郡用之；又次者歸其本縣，署爲

簿尉之屬。而學校之設。聽令與其邑之士自聘之。謂之師。不謂之官。不隸名於吏部。而在京則公卿以上。倣漢人三府辟召之法。參而用之。夫天下之士。有道德而不願仕者。則爲人師。有學術才能。而思自見於世者。其縣令得而舉之。三府得而辟之。其亦可以無失士矣。或曰。問歲一人。功名之路。無乃狹乎。化天下之士。使之不競於功名。王治之大者也。且顏淵不仕。閔子辭官。漆雕未能。曾皙異撰。亦何必於功名哉。

東南形勢論 顧炎武

昔之都於南者。吳東晉宋齊梁陳南唐南宋。凡八代。當吳之世。三方鼎峙。西以巴邱北以皖城濡須爲境。迨其亡也。則以長江之險。先爲晉有。永嘉南渡。荆豫青兗及徐之半。入於劉石。梁益入於李雄。以合淝淮陰壽陽泗口角城爲重鎮。至苻姚慕容之亂。始得青兗梁益。而宋因之。及元嘉北伐。碣磔喪師。佛狸之馬屯於瓜步。於是乎守江矣。拓跋奄有中原。齊梁嗣主。江左淮南。並爲戰場。太清內禍。承聖尋兵。齊略淮南。魏收蜀漢。而江陵淪陷。陳氏軼興。西不得蜀漢。北失淮淝。以長江爲境。於是乎守江矣。幅員日狹。國祚彌短。采石京口。同時並濟。卒并於隋。南唐旣失淮南。亦以江爲境。國遂不支。宋都臨安。與金人盟。中淮流爲界。西拒大散關。端平滅金。蔡州挑兵。蒙古寶祐失蜀。咸淳失襄樊。元兵南下。幼主銜璧。豈非大勢然耶。嘗歷考八代興亡之故。中天下而論之。竊以爲荆襄者。天下之吭。蜀者。天下之領。而兩淮山東其背也。蜀據天下之上流。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爲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爲我敵。則危。王濬自巴邱東下。劉整謀取蜀以規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趙鼎言。

經營中原。自關中始。經營關中。自蜀始。幸蜀自荆襄始。陳亮言荆襄據江左上流。西接巴蜀。北控關洛。楚人用之。虎視齊晉。與秦爭帝。東晉以來。設重鎮以扼中原。孟珙言襄樊國之根本。百戰復之。當加經理。蓋宋人之論如此。及元取宋。果自襄陽樊城以度鄂。故以天下之力。圍二城者五年。及其渡江。不二年而取臨安矣。故無蜀猶可以國。東晉是也。無荆襄不可以國。楚去陳徙壽春是也。無淮南北。而以江爲守。則亡陳之禎明。南唐之保大是也。故厚荆楚。急古之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必使力有餘於險之外。守淮者。不於淮於徐泗。守江者。不於江於兩淮。此則我之戰守有餘地。而國勢可振。故阻兩淮。急。或曰。明太祖嘗以南取北矣。而何廛廛守之。謂愚曰。固也。夫取天下者。必居天下之上游。而後可以制人。英雄無用武之地。則事不集。且人知高皇帝之都金陵。而不知高皇帝之所以取天下。當江東未定。先以大兵克襄漢。平淮安。降徐宿。而後北略中原。此用兵先得地勢也。且楚之霸也。在郢。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酈。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有地利而後動者也。如愚之策。聯天下之半。以爲一用之。若常山之蛇。則雖有苻秦百萬之師。完顏三十二軍之衆。不能闕我鱗。而蓄威固銳。以伺敵人之暇。則功可成也。此戰守兼得之謀。而用兵之上術也。

雋不疑論 魏 禧

古之能斷大事者。其持理必正大明切。足以服天下之心。故衆議有所不能奪。然倉卒之間。衆人之疑。未易以正言格者。往往別持一說以勝之。雖不必其言之確。而衆議無所伸。其惑不辨。而自解。國家之禍。遂以潛消默禦而不作。後之論者。執辭以害其意。又或見其事之濟。而不知其說之非。抑知其非。而不知其



非而有所甚是者。蓋不在區區之間也。吾讀雋不疑收縛衛太子事。而有以知之。昔者漢昭之世。有自稱衛太子詣北闕者。詔公卿將軍雜視。丞相以下。並莫敢發言。時不疑爲京兆尹。後到。獨叱從吏收縛。衆以是非未可知爲疑。不疑曰。諸君何患衛太子。昔蒯聩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於是天子與大將軍皆嘉歎不疑。以爲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當衛太子之以讒賊得罪也。天下莫不冤。其後令狐茂上書。武帝感悟。不幸太子自經死。猶封賜戶。及抱解太子者爲列侯。田千秋上急變。帝又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帝心之悔恨。亦旣甚矣。使此時武帝尙在。衛太子未死。帝卽不更立。必且王以大國父子之情。益篤他時。而顧謂得罪先帝爲罪人。至命詔獄。嗚呼。不疑苟病風喪心之人。則可。否則天下悲其冤於當時。而不疑文致其罪於事久論定之日。武帝身親悔恨。不疑乃誣先帝於旣死。而囚縛當日之儲君。是蘇文江充之所爲也。而不疑亦爲之乎。且其經術則又謬甚。祭仲逐君爲行權。輒義可以拒蒯聩。此公羊氏之邪說也。晉申生自殺。陷父於過。君子以爲仁之賊。而正名求仁諸說。見於論語。顧信公羊之邪說。而沒聖人之正論。此不通之尤者。而謂其可以折服衆人。無是理也。然則不疑何以若是。曰。太子之死。不疑知之審矣。張富昌李壽之封事甚顯著。非有幾微不足明也。然使不疑明言其僞。則必有人言其真者。謂其已死。則必有以爲有託而然。若公孫杵臼趙武之事者。當其時。吏民觀者數萬。右將軍勒兵闕下。備非常。可謂主少國疑。震驚危難之會矣。朝議紛紜不決。日復一日。奸雄生心。黠者志取富貴。愚者惑於耳聞。雄俊之徒。倡義於外。朝士若上官桀輩。陰伺於內。因以煽動天下悲思太子之心。則漢之天下。可以立危。唯以衛太子得罪先帝爲有罪。則

真偽可以不辨。而漢人篤信公羊。引經以斷。亦無復知其非者。故衆議可以一言而決。甚矣不疑之能權也。今夫解紛亂者。不控拳。然用有所急。則亂絲有時而可斬。何者。優游以解其紛。此可以禦平。而不可以應卒者也。龔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高洋曰。亂者必斬。嗚呼。得二說而用之。經權之際。思過半矣。

王猛論 侯方域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爲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爲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亮而論猛。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褐而謁。捫虱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苟彘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擇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又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崤澠函谷之間。

豈復尙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啓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然則猛盍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卽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能也。猛不遇晉，則并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

名論 汪 琬

人主之治天下者，誠也。而有術行乎其間，誠者所以示人可信，術者所以示人不可測。惟其可信，故能必人之樂從；惟其不可測，故能驅天下之士大夫奔走於中而莫之覺。今夫爵祿金帛，所以駕馭士大夫者也。然而貴之以爵祿，則天下有不慕爵祿之士；富之以金帛，則天下有不戀金帛之人。如屠羊說、申包胥、魯仲連之屬，是也。使爲吾臣，而萬一類是數子者，以爵祿寵之而不從，以金帛私之而不聽，則吾駕馭之具不幾窮乎？蓋嘗思之，士大夫之好名，甚於其好富貴。人主欲因其所好而用之，於是不得已而始出於名之一途，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志氣。此豈徇名而遺實哉？所謂術也。然而世之詰責沽名者，曰：吾惡其矯激也，不則曰：吾疑其詐僞也。夫矯激詐僞，誠不能保其必無。然欲以此概天下之賢士大夫，則過矣。且夫爲善而不求名者，上也；顧名而不得不爲善者，次也；不知名之可好，而肆然行不義者，小人而已。以人主之權，果盡得不求名之士而任使之，則何所慮焉？然其勢既有所不能，而又無以警動其心，而振作其

志氣將見其賢者必飄然遠去而不爲吾用。其中材者亦將廢然自合於流俗而蒙垢忍辱以希旦夕之利。則國家所得盡小人耳。人主亦何樂於小人而與之共富貴哉。名者實之所從出也。士大夫好廉潔之名則必不敢貪汙矣。好退讓之名則必不敢忿爭矣。好犯顏死節之名則必不敢覩面以偷生矣。人主苟惟名之是徇固不能無矯激詐僞之敝。使姑勸之以名而徐課其實以神吾術於不可測則又何患焉。吾嘗謂好名之士大夫不惟可與圖治亦可以救敗。漢末之亂使孔融荀彧尙在則曹操決不能亡漢。唐末之亂使裴樞獨孤損之徒尙在則朱全忠決不能篡唐。惟其有小人者陰陽猜忌其閒悉羅織而貶且殺之。故漢唐遂從而亡。嗟夫士大夫之氣猶鋒刃也。礪之則易以銳而挫之則易以折。如其無術焉爲之駕馭而又以沽名挫之此國家所以敗亂相屬也。

春秋四大國論上 姜宸英

春秋之大國四。內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強矣。及於桓公之霸。牽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夷君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卽至。侯伯見執而罪己。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教以爲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爲常者哉。齊桓公沒。歷世不振。

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讐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一旦大權既去，蹶然顛仆，何足怪者。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荆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彊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數畜之者也。及其得志，爭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絀於吳，平昭之間，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吳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強。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強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久長者，以其爲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強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猶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構釁，見於春秋。至於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并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爭長者，岫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秦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崤函之固，迴翔熟視，而不敢以爭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惟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初，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強國六，猶以夷狄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強，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吳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吳越之君，純用夷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寧自居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

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夷狄自處。而法度紀綱。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強大如吳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綿綿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甯失官。竄於夷狄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稍稍生聚。與其人執豕於牢。舉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太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不數傳而得天下。是何始之微而終之盛耶。不知使夏商之世。而周卽能強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旣得天下。散馬放牛。囊弓矢。包干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囂囂焉。出師強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示其強大之形。強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內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春秋四大國論下 姜宸英

齊晉秦楚。歷世之修短。吾旣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稟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豫爲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強臣。如身之有痞疾。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胸膈之間。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旣發。而塊然者已不可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待其旣發而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愈固。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

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返斯已矣。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於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薦掩爲司馬，使其賦數甲兵，旣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鬪椒，俱嘗爲難於國中矣。發不旋踵，身被禽戮，其時之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觀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旣分，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內有變則入而靖亂於內，而強臣不得縱恣以爲內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宮，而申公鬪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患則卽發其縣之賦以征討於境外，救都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賓陰地之役，司馬販起豐析之衆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之有采地，以封殖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修而趙鞅叛，狼邱封而雍廩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內制其強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旣分，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爲宰，其士觀起無祿，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於朝。蘧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而肉骨，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密乎？秦公子鍼出奔於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意也。公子鍼親景公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讎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

出之境。若去毒螫。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強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強臣者。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大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焉。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公孫宏論 朱 軾

公孫宏以布衣應文學科。位至宰相。封平津侯。開閣延士。而自奉清約。汲黯以宏祿厚而布被脫粟。譏其詐。傳稱晏子相齊。敝車羸馬。以朝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人。事與宏同。而人品之邪正殊焉。予讀史考宏遺事。而知宏之欺世盜名。其術最工而心最苦也。夫人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非之。吾不必不爲。如此而人非之。吾不必不爲。此矯世絕俗之士也。宏固不以爲然矣。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不爲。如此而人非之。於是舍其爲人非者。就其爲人是者。此亦好名之人也。而宏又不以爲然。宏若曰。人是之。而爲之。非之而不爲。於吾富貴爵祿。損乎益乎。其有益無損也。而宏且不必爲。不必不爲。曰非者。何如使之是。是者何如使之不非。如此而於吾有益無損也。而後爲其所欲爲。而不爲其所不可爲。其或一事而是者半。非者半。則較量於是非之間。必使是者有解於非。而非者無辭於是。而後舍非而就是。且使是吾而吾不喜。而是者益信吾是非。吾而非吾而不辨。而人自以非者爲非。而後決然而爲之。爲兩事。而彼事之是於人者。或以形此事之非。此事之非於人者。適以成彼事之是。如此者又不爲。必是於此事者。益見彼事之非。非非於彼事者。見此事之非。非而因以知彼事之未嘗不是。而後擇其有是無非者爲之。宏



之欺世盜名。其爲術工而用心苦。類如此矣。宏與轅固同徵。固曰。公孫子無曲學以阿世。宏不爲動念。而仄目事之。董子與宏同治春秋。嘗謂宏希時從諛。宏心銜之而不言。汲黯於帝前切責宏詐不忠。宏不辨。此三子者。落落寡合者也。而重惡宏。此宏之所以取容於流俗也。或謂宏嘗毀西南夷。沮卜式。非盡從諛也。天子以開西南夷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宏之屈諛也。毀於前而屈於後。毀爲屈地也。毀亦諛也。其沮卜式亦猶是也。凡宏所爲。大抵本同而不妨見異。相反而其實相成。薄於自奉。而厚於施予。其大較然也。後人有鑒於宏。而脂膏自潤。坐視困窮而莫惜者。以爲吾恥爲公孫子之巧佞也。謬矣。夫儉美德也。吐握延士。大臣之所以爲國也。如宏所爲。使出於中心之誠然。豈非忘身報國之君子哉。

封建郡縣利害論上 朱書

柳宗元封建論。蘇軾以爲聖人復起。亦不可易。是皆有見於封建之弊。不見郡縣之禍者也。封建郡縣。皆不能無失。而封建之禍常輕。郡縣之禍常重。專主郡縣而廢封建。非不易之論也。蓋封建久。有並吞之諸侯。郡縣久。禍常發於匹夫與境外之強敵。諸侯平時驕侈不可制。朝廷急之。則連衡而相抗。禍小則爲漢七國。甚卽爲晉八王。又甚且爲明成祖。皆相殘於骨肉間。所謂憂在蕭牆之內也。若禍起匹夫與境外之強敵。則秦勝。廣劉項。漢黃巾。晉劉石。唐黃巢。與宋靖康。德祐之慘。其爲外侮亦已甚矣。且夫七國雖亂。不可揜朱虛。齊王之功。晉惠賈后之庸。且惡。雖無宗族。亦失其國。成祖雖已過當。然終不失有明之祀。是封建或至尾大不掉。亡其國家。而中國屠滅。終不至大甚也。郡縣利固矣。然其大壞。無屏翰藩垣之固。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欲留遺育而不可得。而勝廣之殘。項羽之暴。黃巾之虐。死亡不可勝計。淵聰石勒。坑屠

不下數百萬。黃巢殺人幾千萬。元祖欲盡殺漢人。以便牧馬。雖耶律楚材諫止。然猶殺人至鉅萬。明季李自成張獻忠。所過屠戮無遺。河洛楚蜀。至今爲墟。嗚呼。殺人之多。卽盈野盈城。豈至是哉。國之所以存亡。亦不在封建郡縣。然創制規模。不可不審。後世謀國者。莫不以郡縣爲宜。不知天下大利大害。三代聖人固已籌之熟矣。侯甸綏要荒五等之制。爲子孫帝王計。正爲天下計也。宗元之言曰。湯資諸侯以黜夏。武資諸侯以勝殷。迫於勢不得已而不廢。夫湯之興也。如火烈烈。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武之興也。我武惟揚。滅國者五十。不但心非利天下。不欲以術籠致諸侯。卽其兵力已無藉天下之助矣。日月出而羣陰伏。使湯武牽制於諸侯。因循遷就而不能自主。是赧獻僖昭之君也。何以爲湯武。光武興而竇融不必終有河西。唐祖興而羅藝不必終有幽朔。宋祖興而李煜不必終有江南。錢俶不必終有吳越。而況於湯武乎。彼謂欲廢封建而不能者。以後世謀人國之心。而疑古之大聖人也。惑之甚者矣。蘇軾謂三代不能廢無罪諸侯。其說近是。然三代豈但不廢無罪而已。又從而建置之。夏商不可考。周諸侯見春秋者。皆所自建。不但武王封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爲可據也。二子者以爲君臣父子相賊虐。由於封建。而不審於宗祀之覆。生民屠噬之酷。由於郡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蘇轍之論唐制。庶幾不易之論乎。

封建郡縣利害論下 朱書

或曰。子論封建郡縣。而歸於蘇轍之言。唐制唐中葉以後。藩鎮之禍。可無論與。曰。比者顧炎武之論詳矣。其言以爲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又曰。世言唐亡於藩鎮。而不知其不遂。并於吐蕃回紇。滅於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又曰。不獨唐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諸侯之勢重。

也。此言可謂不易之論。且宋懲方鎮。以杯酒釋兵。而靖康之初。李綱建議。謂唐之藩鎮。拱衛京師。雖屢有變。卒賴其力。今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爲藩鎮。擇帥付之。許以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以資聲援。金人何能深入。宰執不可。其議遂寢。及南渡後。范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守帥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外敵。豈不相遠。然則去藩鎮者。宋也。而思復藩鎮者。卽宋也。今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豈不誤乎。或曰。宋用范宗尹之言。李成薛慶孔彥舟翟興劉位李彥光郭仲威。皆受列鎮。金旣南遷。亦用王擴言。封滄海河間恆山高陽易水晉陽平陽上黨東莒爲九公。然卒非潰敗走死。卽北面降敵。明旣南渡。左良玉鎮楚。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鎮淮泗。何嘗不法封建。乃平時則瘐犬狂噬。敵來卽鼠首奔竄。甚且舉兵犯闕。國由以亡。其利害不可覩乎。曰。宋金及明。封建雖同。而其道未盡。且有天焉。非列鎮之失也。宋設諸鎮。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無以自存。金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亦無統屬。自平陽城破廢。罷行省信臣。不相往來。以至於敗。然建炎之初。金人深入江南。而不敢守者。乃懼諸鎮扼其歸也。金上黨提孤軍關府馬武。以七州北捍者。二十年。恆山中叛。復歸。終始十八年。說者以爲金後亡。其力居多。明則敵未入關。本宜裂地分鎮。山東河北。不當列藩淮泗。其狂恣也。由於馬士英之縱之。然使高傑不見害於許定國。左良玉不受激於王之明。南北分持。猶未可知。迨至魯王起浙東。區區數郡。抗守者一年。亦以無所統屬而敗。此則封建之大效也。向使李成梁之季。不以養軍之費。入事中朝。則遼東可以不失。使孫承宗督滿桂。趙率教。祖大壽。馬世龍諸帥。列鎮渝關。終世不改。且不以中樞言路撓之。則畿

輔可以不危。封建之法。有衆建必有連率。未有專聽各國。自爲存亡而不問者。得大臣之才且賢者。駕馭而統率之。卽羣盜土豪潰將。何不可用。且吾所謂封建。不過陰用其實。而不必顯用其名。宋祖謂虜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泮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一帥禦之足矣。況朝廷恩信不爽。何自而他。故建隆之初。府州之折氏。靈夏之李氏。關南之李漢超。西山之郭進。易州之賀惟忠。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全斌。皆以本州守塞。兵與財得自主之。數十年不變。而邊鄙無事。略如戰國之世。燕趙秦三國皆被邊。而匈奴終未嘗深入。亦初不借兵餉於他國也。後世謂天子之兵。諸侯不得而用之。州郡列城。不能制十人之盜。萬歷三大征。至徵調徧天下。僅而勝之。及遼東難作。合十五區。至西南荒徼。土司之兵無不發。而召募紛然。內帑問寺司農之金錢無不盡。而捐助紛然。乃臨邊帶甲之士。止備一走。遼事無成。而川貴告變。勤王方退。而流寇蔓延。此無他。遠行旣人情所不願。而客兵又不悉其地利之宜。久戍旣已思歸。而援調不能戰之人。又行齋居送而不足用。宜其兵日煩。餉日增。而天下日壞。終不若以本州之人守本州之爲得也。夫存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則取一方之兵與財。可以扞邊衛內而有餘。盡用郡縣而不復留封建之意。則合天下之兵與財。歸之天子。以應驟起之外敵。與草野之一夫而不足。其利害必有能辨之者。柳宗元蘇軾而在。宜自改其說矣。

諸葛孔明入蜀論 全祖望

眉山蘇氏曰。孔明棄荊州而入蜀。吾知其無能爲。全子曰。謬哉。蘇氏之言也。荊州之爲江左重也。誰不知之。雖然。由西北以取東南。則荊州爲要。得荊州而江南不可保。由東南以取西北。則荊州非其地也。當是

時曹氏據中原之形勝。十有其九。由荊州以取襄陽。不過得宛洛。其地四戰。卽得之。江南亦不能以兵守之。倘謂由荊州以窺武關。撼長安。則甚難。桓溫之攻苻氏是也。蜀之爲土也。嵯峨天險。宜不過自守之區。而爲長安之背。高祖嘗用之以取三秦。以長安之固。豈蜀之所能爭。而長安有事。則蜀之力能爲患。昭烈之入蜀。長安十部甫歸。曹氏張魯未亡。正關中可取之機也。其時欲制曹氏。當以蜀中窺長安爲正兵。而遊軍從荊州以綴宛洛。故周瑜爲孫權畫策。急以取劉璋。并張魯。結馬超爲上。甘寧亦主其議。而孫權謂使曹氏得蜀。荊州必危。英雄之所見審矣。不然。孫氏方捷於荊。何不徑由江陵北向。而顧爲此迂圖哉。其後孫氏不能得蜀。故終吳之世。不能得志於魏。況孔明曷嘗棄荊也。荊州本非劉氏之有。而江左君臣亦無推心劉氏之誠。呂蒙之徒。日相窺伺。夫人又從中主之。古無借人之地。足以成王業者。此孔明得蜀之後。所以不欲裁抑法正也。吾則謂孔明之失。正在不能棄荊。以起孫氏之釁。而蜀遂以之不振。何也。孔明隆中之策。本欲兼荊蜀以爲家。有蜀又有荊。兩軍並出。良爲可恃。然孫氏旣索荊州。則其勢已與劉氏分。況荊本孫氏所取。今據之而不返。其曲蓋有歸矣。曷若慨然以荊州還之孫氏。則鄰好尙可保。而以全力由漢中以撓長安。彼十部之餘。必有響應者。況馬超以宿將正在蜀。卽不能盡得長安。而要之長安必危。孫氏旣得荊。亦必進而圖襄陽。則曹氏之勢大分矣。曹氏知兵。故其棄漢中也。急徙武都氏於天水。誠懼漢之撓長安也。計不出此。乃使前將軍日結怨於吳。而浪用兵於魏。卒不聞漢中之一甲一矢。應之於西。以相犄角也。不但西師寂然。而荊軍之出。疾呼夷陵。上庸之援。竟亦不至也。可以謂之知兵乎。劉封固庸才。然孔明何不見及此也。夫得宛洛之地千里。不如長安之一郡一縣也。何其瞽與。迨白帝之役。趙雲亦

謂當急據河渭上流以圖關東。不當從事荆吳。則荊州之不必力爭也明矣。或曰。前將軍之出師也。魏人將遷都以避之。宛洛震動。何子過之深也。曰。魏人恐其挾天子而去。故欲遷以避之。遷帝也。非遷都也。魏人之都在鄴。不在許。即使漢人得許。亦未能窺鄴也。而況徐晃已至。宛城之內應已平。前將軍之兵已折。卽無糜芳輩。亦敗而歸耳。然卽襄陽可得。許都可至。挾天子以攻曹氏。而彼以幽冀之地自固。亦不能挾其頸而答其背。不如得長安之爲萬全也。是說也。蜀人廖立蓋嘗言之。而蘇氏未知之耳。或曰。然則襄鄧不足恃。而宋之南。李忠定諸公皆欲都之。何也。曰。爲其近汴梁也。宋人不甚爭長安。以逼於西夏耳。則勢必由襄鄧以入宛洛矣。言各有所主也。

明毅宗南遷論 全祖望

崇禎甲申之難。遺臣故老。爭歎息於南遷之議不行。而李明睿遂僞爲請南遷疏。以自夸炫。予不以爲然也。作明毅宗南遷論。

不必問天子之可以遷幸與否。但當問遷幸之有濟與否。天子爲四方之主。無所往而非吾土。此以平日之遷幸言也。若干戈及京師。委而去之。九廟之鐘虜。列祖之法物。聽其存亡可乎。故操死守之說。以待勤王者。亦是也。然而事有萬不得已。則與其偕亡。不若暫爲遷幸。以謀興復。四方亦諒我之衷。而不遽謂非也。獨明毅宗之事。則又不然。毅宗之時。文臣如范倪。戚臣如劉鞏。皆無尺寸之柄。祇可一死以自明。而掌禁衛兵如李國楨。宦寺如曹化淳。其能扈衛翠華。捍牧圉而無恐乎。倘用馮元颺之策。由海道行。則元颺轉盼且爲部下。盡奪其兵。挺身南走矣。元颺忠篤有餘。而應變非才也。況出沒波濤之中乎。倘由陸道行。

則山東大將。乃劉澤清也。其跋扈非一日矣。嗚呼。是時而謀遷幸。不特無郭子儀之徒。亦并無李懷光其人者。不特無楊復光之徒。亦并無高力士其人者。倘冒昧而一出。不爲五將山中之苻堅。則卽福王之前車也。以毅宗之剛。爲何如。而肯陷其身於不測。非徒無濟。反以增辱乎。毅宗所以能不辱者。惟其於事勢籌之至審。故決於一死而恐後也。曰。然則宋靖康之事若何。曰。宋之與明不同。靖康之被圍。李忠定種忠憲未能竟其用也。而敵已退。倘如李種之謀。敵固不敢再至。卽不用其謀。以再召敵。而李不遠黜。種不死。尙可復用之。以支吾。惟委之何處之徒。所以亡也。向使靖康之時。遠而避之。或長安。或襄鄧。謀國者之不臧。豈能令金人之不至。建炎之遠竄。方且至於海上。而不足以退敵。何也。然則忠定操固守之說者。其見卓矣。自有論固守之非者。而或且於景泰之事。是徐有貞而非于謙。不已謬乎。蓋毅宗雖欲遷而不可者也。

唐徐有功論袁枚

當武后時。酷吏僨興。獨有功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屢濱於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下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習。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真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尙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尙覈。有功當武后時。治尙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麴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君子自道其常。而世人自異其耳目也。小人可使爲善。而君子必不可使爲惡也。可勝歎哉。吾又嘗疑惻隱之心。人人有之。武后殘酷。人人知之。然而如有功者絕少。則非寬厚長者之難。而守死善道之難也。使有功稍有畏憚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躡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鷲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

李斯論 姚 燾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於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游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



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晏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耶。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訟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游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范蠡論 姚 鼐

范蠡之子殺人。繫於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於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旣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己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邱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孥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駟見范宣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涖頻之水。鱣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且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蠡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宜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賈生明申商論 姚鼐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髓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於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哉。此不足爲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爲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爲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鹹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邕張裕。其用意一出於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知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豈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翼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之無毒。而使其毒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於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於刻薄。賈生之智。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視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耳。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重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

之真僞。與書之真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翰林論 姚鼐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神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於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於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宜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者。且翰詹立班於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辭。連

筴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肯爲盡職者。予竊有感焉。作翰林論。

子房擊秦論 毛際可

昔張子房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論者惜之。予謂正天之巧於亡秦也。夫論世者不於一事之成敗而審於數世治亂之由。天之厭秦德久矣。然考其時。天下之大勢已定。卽令擊之而中。其長子扶蘇。聰明仁恕。又知誦法孔子。一旦嗣位。必能力反始皇之所爲。而斷不流於胡亥之庸且暴。雖有勝廣之徒。何自揭竿而起歟。蓋秦之亡。以胡亥之得立也。而胡亥之得立。以人不知始皇之已死。而趙高得以居中用事也。然猶李斯持之於前。蒙恬疑之於後。其危不啻千鈞之引於一髮。使其不死於沙邱。而死於博浪。則詔不可得而矯。廢立之權不可得從中而制也。秦社何至於遽屋耶。予故謂荆軻刺始皇於戰爭未定之日。不幸而不中。而六國以亡。子房擊始皇於兼并旣成之後。幸而不中。而秦以亡。時與勢之異也。皆天也。或有詰予者曰。若是則子房博浪之舉非歟。予又謂不然。夫子房發憤於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於力士之一擊。亦安能預知扶蘇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於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斃哉。然而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軻之借交報仇。所敢望已。

西楚都彭城論 惲敬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爲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

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主。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爲泗水。爲薛。爲郟。爲琅邪。爲陳。皆故楚地。爲碭。爲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爲會稽。會稽之分爲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爲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脊。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旣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隘。終身爲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

寄仇讐之號令。驅鄉黨之儔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本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於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惟漢王也。是故未爲取秦之謀。先爲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邱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挈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軍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軍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於楚。故道通。韓成不睦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荊郟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覓。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卽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卽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忌。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也。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

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旋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爲。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夫爭戰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爲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爲慮。不及此。彼亞夫者。亦非不審於計者也。

韓非論 梅曾亮

太史公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嗟夫。非之爲說難。非之所以死也。今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爲物所測。然卒爲揣摩智士之所中。而不能脫其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其巖。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用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而爲禍首。豈不悲哉。吾觀老子之書。以柔爲剛。以予爲取。處萬物所不勝。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其已智及此哉。



鼂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作。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遑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微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顛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鼂錯。晉不去周顛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

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蒯通論管同

使韓信聽蒯通之計。漢之爲漢。誠未可知。雖然。吾不知通之所以勸信者。果何爲也。夫秦自陳涉以來。俊雄豪傑。魚鱗雜襲。飄至而雲起。戰鬪所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民被其毒。甚於始皇二世。數年之間。併而歸於劉項。劉項兩雄。亟戰乎滎陽京索間。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於中野者。不可勝數。其爲禍也。通又自言之矣。當是時。天下。一日不平。則百姓。一日被其毒。毒之去也。待乎劉項雌雄之決。爲蒯生者。宜教信以速滅項王之策。使四海之內。晏然無復戰鬪之危。而民安其所。則所稱天下士矣。知信之能安天下。而教之以亂。聽其計。成與敗。未可知。而於意。究何所取乎。兩虎鬪中原。傷人無算。不足而又驅一虎繼之。彼蒯生者。抑何其不仁也。或曰。生非爲天下者也。其意專於愛信而已。君子曰。蒯生豈愛信。吾觀其意。大抵自爲焉已耳。何以言之。當酈生伏軾說齊。掉三寸舌。遂下七十餘城。而通復說信以擊之。破已服之國。不可謂仁。奪已成之功。不可謂智。內以喪其謀臣。外以勞其軍旅。漢之疑信。自是始矣。使通誠愛信。不宜出此。蓋自戰國秦項以來。縱橫捭闔之徒。無恆產而無恆心。乘天下之有事。說人主出金玉錦繡。以取卿相之尊。彼其人。皆利天下之危。而不利其安。利天下之分。而不利其合也。蒯生乘戰國之風。見天下之將一自度委質事漢。不過與陸賈隨何酈生平原君等。故樂

天下之瓜分。已得藉以爲資。而坐收其利。其始說信以擊齊。是將敗之於漢也。旣而不成。則遂危言悚辭。以觸動之。必使其反而後已。其陰險叵測。蓋雖高帝爲其所欺。而況其下焉者與。嗟乎。世所貴乎謀士者。爲其能以排人之難也。高帝雖雄心猜忌。蕭相國用召平鮑生之計。卒免其疑。而脫於禍。使通誠愛信。則必思所以終全之矣。說之以三分。不聽。而遂無復計。是使世之爲人謀者。必使臣子叛其君父。而非是則無以自全也。彼蒯生者。抑何其不義也。

范增論上 管同

蘇子瞻以項羽殺宋義爲弑義帝之兆。而謂增之去當於其時。是不然。范增者。項氏之私人。而輔之以爭天下者耳。其始說梁立義帝。其視帝也。猶奇貨也。及其事羽。而事且垂成。其視帝也。猶贅疣也。增且不樂有帝。夫何有於弑兆而去之。雖然。增爲項氏私人。而其說梁以立帝。則亦可爲失計之尤者矣。昔者六國之君。徒務富強。而不行仁政。考其所爲。率皆殃民之事故。一旦始皇者出。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如以猛虎逐羣羊。而六國之民。始則倒戈。繼不聞彎弓而報怨。何者。其君暴虐。無以深結於民也。六國之亡。楚爲無罪。自懷王入關不返。楚人憐之。憐之者。特以憤秦之欺。爲咎其君。拒屈平之讒言。聽子蘭之佞說。輕其身以投虎口也。非有故主之思。遺民之痛。而增之勸立其後。何哉。且夫楚固列國。非天下之共主。項氏之意。欲亡秦而取其天下。則立楚之後。僅足以收其故族之心。鼓其遺民之痛。而所謂燕齊韓趙宋衛中山之邦者。於楚何憐。夫豈可得而悉動耶。增之爲謀。於是乎悖矣。然則梁從其計。而羽克率天下以亡秦。其故何與。曰。此非爲從增計也。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陳涉吳廣之起也。詐稱扶蘇與項燕。燕固楚將。而扶

蘇親始皇子欲亡秦而借名其子。夫豈民所樂從者。然而勝廣起隴畝之中。揭竿一呼。天下雲合響應。贏糧而景從。遂並起而亡秦族。蓋人心苦秦苛暴久矣。欲爲變則從之。而豈問其借名之何若哉。夫以匹夫取暴主天下。其名甚正。而必借助於無足重輕之楚後。以自成其篡弒之名。而使天下得以藉口。項氏之用人如此。吾固知其非漢敵也。而蘇氏之論則愈疏矣。

范增論下管同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以撓楚權。賴張良發難而止。增之勸梁立帝也。其爲失有以異乎。曰奚其異。取天下而借實於人。是盜賊因資爲亂者也。取天下而借名於共主。是強臣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英傑之主。崛起草萊。唾手而成帝業。則亦安用是哉。然而由今論之。則酈生說猶可行。而增之謀必不可用。何也。天下之事實重而名輕。然吾以爲借之以實。實有時而可收。假之以名。名遂無時而可廢。今夫酈生之勸立六國也。其究歸於失實而已。事敗而急圖之。不負惡名於天下。爲漢王者。苟深得操縱駕馭之方。而制之有道。胡爲不可行。若夫共主之名。則天下之所共重者也。昔者周室旣衰。齊桓晉文之徒。假勤王而成霸業。浸淫至於戰國。共主益微。秦人負虎狼之心。終以劫天子爲惡名。而不敢遽爲吞周之舉。當其時梁趙欲歸秦以帝。而魯仲連者。以爲梁未覩秦稱帝之害。旣爲言之。而梁人遂止。夫周之王與秦之帝。因皆所謂名焉者矣。觀其事與魯連之說。則共主之重。蓋可知矣。項氏之起。非有尺寸乘勢崛起隴畝之中。足亡秦而號令天下。旣立義帝。則遣將惟其人。立約必從其意。事須報命而後行。惟順與忠斯可。一搖手舉足。天下且羣起攻之。彼夫新城三老之所以說漢王者。其事豈出於意外者乎。故吾謂爲范增者。度項氏可

以終身北面事人也。則是謀無害。如其不然。則伏弑逆之心於始謀之日。增與項氏甘共當之。而不知其非善計也。秦非桓文之時。楚無周室之重。輕奉人以帝王之尊。卒受魯連所言之害。以自蹈於秦所不敢。而使漢王得以爲資。因乎其名而喪乎其實。其失計豈酈生之可比也哉。嗟乎。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世以置君爲兒戲。而不知其不可輕也。明太祖之起也。欲奉韓林兒。謀蓋與增相類。其時獨劉基毅然止之。嗚呼。若張良與劉基。則可謂能知天下之計矣。

陳平周勃論 龍啓瑞

古之大人弭天下之亂者。必有不得已焉。故與其有亂而弭之。不如無亂而吾安之爲愈也。與其既亂而止之。不如及其未亂而先止之爲愈也。夫亂不亂存乎天。天之所爲。非人所得知也。而君子終不以天之難問。而廢夫人力所自盡者。則以救諸目前之可恃。而俟諸將來之難自必也。火之焚於室也。雖里巷之人。猶將走而救之。不俟其薰及於吾廬也。既及吾廬。將有不可爲者矣。惜哉。以平勃之賢。處可預防之勢。而其計乃出於救火之人下也。呂后初臨朝。平勃與高帝諸臣共列將相之位。方其欲王諸呂。先問王陵。陵不從。復問平勃。夫亦自知不義而懼爲大臣之折也。假令平勃附王陵之正。堅執高帝之約。呂氏雖橫。安能重違大臣而恣行己意。且其時兵權尙不歸呂氏。呂后欲假產祿以王。實欲假以兵權之漸也。杜亂源者必自漸始。則莫如先使之勿王。產祿不王。兵權不歸呂氏。平勃可安坐而弭其釁。何呂氏之能爲。或又曰。呂后陰鷲。如平勃不從。亦必中以他事去之。去之無益。不如隱忍以成吾事。是又不然。大臣之事君也。於吾力之可正者。則正之。不敢徼倖於異日而姑待焉。且設是心者。亦謂平勃知呂后年齡已長。彼卽

且暮晏駕。產祿庸子。終無能爲耳。此尤爲悖之甚者。萬一產祿既王。呂后未死。而二子不爲天所祚。則國家之事。更諉之誰任乎。高帝之與呂后。論相也。首王陵。次平勃。豈不陰識陵之守正。而欲二子有以佐之。歟。既不能佐。又從而非笑之。其成功蓋亦天幸焉。而未可據以爲能也。夫平勃之事。既往而不可復矣。而後之爲人臣。而值事變者。慎勿藉口於有待。而終至於不可及哉。

正統論 魯一同

正統之論。得歐陽氏而尊。得蘇氏而辨。得魏氏而嚴。然則將奚從。曰三子之說善矣。而不能無弊。歐尊而不辨。蘇辨而不嚴。魏嚴而不精。所謂一端之論。非善之善者也。歐陽氏重以予人統。而不能不予晉隋。彼晉隋者。可謂得統矣。可謂得正乎。故曰尊而不辨。蘇子曰。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歐陽氏重予之。吾輕予之。故不以實傷名。名亦不能傷實。夫君子所恃以與篡奪爭者。名爾。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莫大於正統。器莫大於有天下。彼不幸而竊吾器。吾又從而假以名。名既去矣。而區區持賢不肖之說。以繩其後。庸有濟乎。故曰辨而不嚴。魏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正統有時而絕。而統無絕。於是正統有偏統。有竊統。三統明而天下之統不絕。篡弒之人。亦終不得以干正統。可謂嚴矣。而以西晉北宋爲竊統。以東晉南宋爲正統。此何說也。夫居得其正之謂正。相承勿絕之謂統。是東晉與南宋。其所承者何統乎。非其祖若宗所竊之統耶。其父盜人之物。其子據而有之。斷是獄者。以爲是盜耶。是其所自有耶。且夫以太宗仁宗之昇平。邛治。不免爲竊。以高宗孝宗之擾攘。偏安。進之爲正。論正則高孝不足。論統則高孝之統。卽太祖太宗之所貽留也。故曰嚴而不精。然則正統之論。遂不定乎。曰天下名實之淆。自有正統始。

去正統之名而後名實定。且夫居得其正之謂正也。相承勿絕之謂統也。不幸而得正者無統。得統者不正。當此之時。全名則喪實。全實則喪名。是故由歐陽氏魏氏之說。則正統重。正統重則義不得不絕。魏梁絕。魏梁則不得不絕。晉隋絕。晉隋不已。不得不絕。北宋。晉北宋絕。而東晉南宋勢不得不相隨。而並絕之。自漢以來更千數百年。獨得唐爲正統。而唐之受隋禪也。又何以服晉宋之心哉。是千數百年而無正統也。由蘇子之說。則正統輕。正統輕。則予晉隋勢不得不予。魏梁。予魏梁勢不得不予。宋齊梁陳唐晉漢周。新莽亦在所不容絕也。嗚呼。吾不惜乎統而惜乎正也。故重正統則窮於奪。輕正統則窮於予。且夫既已而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夫盜賊篡弑。極不正之人。此人之所以滋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以惟吾所予。篡而得者謂之篡。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通上國則進之。予奪何常。惟變所適。今一去無實之名。而各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趙徬徨。魏晉盜竊。秦隋彊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滯。安所紛擾哉。

秦論 魯一同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閒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人世爲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憫然。不以爲意。後數十

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並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強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強。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士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擄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八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奮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強。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鬪。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六國空有強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不可用也。秦旣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強胡。南取百越。力旣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敵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不強。不強於惠孝之耕戰。而強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哀景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敵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強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慎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蓋寬饒論魯一同。

漢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刺舉無所回避。又好犯上意。下吏自剄死。天下哀之。魯子曰。是宰相之過也。魏侯於是溺其職矣。宰相者。將佐人主。進賢退不肖。以宣帝之明。魏侯爲相同心一德。而使國有殺諫之名。



時諫大夫鄭昌傷寬饒如此爲文吏所詆。上書訟之。假令相以此時從容出一言繼昌之後。如辛慶忌免冠救朱雲諫收劉輔。上未必不從。卽不從。相可告無罪於天下。且夫慶忌一武夫耳。猶能出萬死叩頭流血。爭一罪在不測之朱雲。而回庸主之聽於俄頃之間。況以孝宣之明哲。寬饒之任職。魏相之得君。假令不知此義。不可謂賢。知而不爲。不可謂忠。不識二者將何處焉。史稱寬饒深刻。在位大臣貴戚人與爲怨。則意相於寬饒。有利其死之心。許伯之入第也。寬饒後往。曰毋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則相之不滿於寬饒久矣。夫以趙廣漢之賢。徒以案事不實。摧辱丞相夫人。竟坐腰斬。方是時。吏民守闕號泣。欲代趙京兆而死者數萬人也。使相爲賢者。身先請於帝曰。廣漢雖按臣不實。及有他坐。然臣相實爲國家惜此人。臣不敢以私怨殺天下良吏。如此上獲忘私憂國之忠。下有負荆請罪之效。豈不光明震耀照千古哉。大抵漢之賢相。皆嚴覈幹練之才。而識度有所不足。如魏相殺趙廣漢。蕭望之殺韓延壽。翟方進黜陳咸。皆非大臣器。不學無術之誚。獨一霍子孟也與。

### 論辨類

#### 論下

治戎上 劉 敞

世言兵者莫求於經。世言經者莫及於兵。非其相反。以謂兵不足以經言。經不足以兵言。是不然也。正萬事之本者。莫近於春秋。春秋之事。毋大於兵者。聖人所重也。聖人所重。其道之不宜不詳。其持之不宜不精。試考之以其文。鈎之以其義。援而類之。比而貫之。儻可見乎。堂之上弗察。弗能辨觚角也。堂之下弗察。

弗能辨馬牛也。況乎聖人之意。春秋之文哉。請問治戎奈何。曰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於夷狄。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大本也。然則是何也。王者之於天下。言敗而不言敵。其義猶曰王者則固無敵云爾。夫王者既已處太極之位。立萬物之上矣。其嚴如天帝。其動如神明。四海之內。小大之屬。莫不委性歸命焉。是其貴者無敵也。苟天之所長。地之所養。畢入府廩。以爲貢賦。是其富者無敵也。自生齒以上。食土之毛者。皆有任職。失職不任。則死及之。是其衆無敵也。發號施令。東至日出。西至日入。南至交趾。北至孤竹。善得以賞。惡得以罰。君臣待以固。父子待以親。夫婦待以安。師友待以成。是其順者無敵也。據無敵之形。而善持用之。以擬天下。是故以其至貴擬至賤。則賤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富擬至貧。則貧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衆擬至寡。則寡不亢矣。必勝之勢也。以其至順擬至逆。則逆不亢矣。必勝之勢也。據無敵之形。四換必勝之勢。四然而猶有敗焉者。則是非至賤至貧至寡至逆之能使然矣。吾必不善持吾貴也。吾必不善用吾富也。吾必不善壹吾衆也。吾必不善明吾順也。是故春秋探其情而反之曰。王師敗績于茅戎。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墮也。故曰躬自厚而已矣。是故昔者先王之御天下。諸侯時朝。其適有逆命未討也。修其志意。修其名訓。修其文告。序成而後震之以威。一物不先。則勝不可必。此春秋所以顯言敗而隱言敵者。非諱也。罪不主於敵。顯言敗也。非不恥也。自吾有以取之也。然夫太極之貴。無訾之富。億兆之衆。至正之順。雖有猖狂惑亂之臣。誰能憚之。

治戎下 劉 敞

夷狄之於中國。言入而不言勝。是何也。凡以義卻之也。十二公之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天下之廣。兵革

之變。夷狄之患甚衆。然而有言入中國者矣。未有言敗中國者也。非無其事而不言。蓋有其事而不書焉耳。夫夷狄者。至賤也。至亂也。至不肖也。中國者。至貴也。至治也。至有義也。春秋之說。不使賤加貴。不使亂加治。不使不肖加有義。是故夷狄之來寇。適不幸而不勝。春秋不書之。適幸而勝。雖有其功。不得有其名。故言其入而不言勝。其義猶曰。可以有入中國。不可以有勝中國云爾。其名猶遠之。況其實乎。其言猶惡之。況其類乎。此春秋之指也。問者曰。夷狄一耳。春秋惡其勝。不惡其入何也。曰。非不惡其入也。入非夷狄之所能制。凡在中國之禦與不也。其禦之具素修。則夷狄不能入。其禦之具不素修。則夷狄入。然而所謂禦之者。非至而禦之之謂也。先其未至也。先其未至者。非城郭完甲兵足之謂也。政而已矣。故春秋之禦戎也。外而不內。疏而不狎。毋示之色。以動其目。毋示之聲。以動其耳。毋示之貨。以動其欲。毋示之侈。以動其俗。毋示之怠。以動其體。動之端見。則兆之至矣。夫夷狄中國。其天性固異焉。是故謹吾色。毋出於禮。以示不可以淫縱爲也。謹吾聲。毋出於雅。以示不可以污濫入也。謹吾貨。毋出於義。以示不可以貪婪有也。謹吾俗。毋入於侈。以示不可以荒悖服也。謹吾體。毋入於怠。以示不可以偷惰居也。彼其還觀中國。則若鳥之窺淵。獸之窺叢。雖有攫拏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故聖王服戎而非戰也。禦戎而非抗也。春秋患人之莫能知義。故順其理而著之曰。公追戎於濟西。夫不言其來。而言其追。猶曰。噫嘻。千乘之國。萬夫之長。亦大也已矣。不能使之勿來。而顧以追之爲功乎。此其意也。是故春秋雖甚賤夷狄。而不諱其入。責中國也。雖甚責中國。而猶沒其敗者。絕異類也。夷狄之敗中國。惟姜戎達於經。非姜戎賢也。晉襄公帥而與之俱也。夫知聖人者。患其不學。學之患其不思。思之者。患其不廣。思而廣之。安有不得哉。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因而推之。是亦曰督戰。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禦寇。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寇。是一實也。

心術 蘇洵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嘗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而嚴。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唯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知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嶮。鄧艾縋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庸。雖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強與吾角。柰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卻。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願。有所恃。無所願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擊操。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卻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 卷四

#### 論辨類

#### 設論

卜居 屈平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慄斯。喔咿嚅唳。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儉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騖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 屈平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歎其醜。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  
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  
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  
知臣之所爲哉。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追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三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

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誼。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旣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答客難 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行。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



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摛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韃纒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筵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四子講德論 并序 王褒

褒既爲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蟲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寧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寤晏嬰。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覲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衆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

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擘緩舒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旣集。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碻碻。凡人視之快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黎氓所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厯眉耆耆之老。咸愛惜朝夕。願濟須臾。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

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卻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慚。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不以爲多。鱷鱓並逃。九罟不以爲虛。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縉。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亦勿疑。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廈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勾踐有種蠡。渫庸剋滅彊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寢兵。折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尙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

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閱耄老之逢辜。憐縗經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弟之縲匿。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遠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憎惡仁智。詐僞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狸。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尙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符旣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燿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羣鳥並從。舞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旣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

蹇習俗傑暴。賤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殫仆。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土。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沮顏。焦齒梟。矚剪髮鯨首。文身裸袒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是以刺史感懣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於仁義。飽於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解嘲一首 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尙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

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制以鑕鉄。散之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皐陶。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臯而笑鳳皇。執蝦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玄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慳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隕。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 班固

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爲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暝。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絨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轡龍虎之文。奮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溔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藉書。紆體衡門。



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繼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効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擄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適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闡道德之實。守窳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讐煜其閒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顛賴。福不盈眚。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逾。其身乃囚。秦貨旣貴。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爲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龢。枝附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矐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汎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旣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

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鼈媾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躡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構榱侏儒。椳闐居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卑。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爲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送窮文 韓愈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糒。牛繫輓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春歛。夏嘍。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溼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旣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余。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

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論辨類

續論

續歐陽子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緡

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刑劓。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墮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无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无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論辨類

廣論

廣絕交論 劉峻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彘敍。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  
驤螭屈。從道汗隆。日月聯璧。贊聲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  
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容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隨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  
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  
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  
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  
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笋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  
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  
以顛頤蹙頰。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敍温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逾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  
附駟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照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刳  
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玉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

權衡。秉纖纒。衡所以揣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纒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獵。皆爲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鬪。闔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櫃。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輳。衣裳雲合。輜駟擊轡。坐客恆滿。蹈其闔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駑。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麀



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論辨類

駁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卽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邱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公羊之所能逮。況邱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由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尙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

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終。又閒傳云：朞而小祥，食菜果，又朞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朞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朞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載聖所修，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閒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二十五月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竊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

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去緘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基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己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模範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但鑽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所有倚撫先儒。願且以時消息。

論辨類

難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嵇康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怪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口斷以檢其要。乃爲口微。若但撮提羣愚。口口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楫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子壽。孤逆魁岡。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爲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

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卽如此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闔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旣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也。不可求也。旣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

衰。此自古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爲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閻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觀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墾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家宅耶。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戊。旣伯旣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

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賢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更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況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尙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螻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口口口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論辨類

辨

諱辨 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則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

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者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軼軼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祿命辨 宋 濂

三命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曰世之相傳有黃帝風后三命一家。而河上公實能言之。信乎。曰吾聞黃帝探五行之精。占斗罡所建。命大撓作甲子矣。所以定歲月。推時候。以示民用也。他未之前聞也。曰然則假以占命。果起於何時乎。曰詩云我辰安在。鄭氏謂六物之吉凶。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覩命。祿而知骨體。皆是物也。況小運之法。本許慎說文已字之訓。空亡之說。原司馬遷孤虛之術。蓋以五行甲子推人休咎。其術之行已久矣。非如呂才所稱起於司馬季主也。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略。唐人習者頗衆。而張一行桑道茂李虛中咸精其書。虛中之後。惟徐子平尤造其闢奧也。曰十一曜之說古有之乎。曰無有也。書云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所謂七政日月水火木金土也。而無紫氣星孛羅喉計都也。星孛數見於春秋。或見大辰。或入北斗。紫氣則載之史冊。與氛祲同占。羅喉計都者。蝕神首尾也。又謂之交初交中之神。初中者。交食之會也。借此以測日月之蝕也。唐貞元初李弼乾始推十一星行曆。鮑該曹士蔦皆業之。士蔦又作羅計二隱曜。立成曆。起元和元年。及至五代王朴著欽天曆。且謂蝕神首尾。頗行之民間。小曆而已。若吳伯善若甄鸞若劉孝孫若張胄玄之所造。但云七曜而不聞有十一星也。曰然則假之以占命。又起於何時乎。曰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伶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則以星占國。亦已久矣。而未必用之占命也。曰以星占命。奈何。曰予嘗聞之於師。其說多本於都利聿斯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傳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羅喉計都亦胡梵之語。其術蓋出於西域無疑。晁公武謂爲天竺梵學者。於此徵之尤信也。曰



術之緣起。則吾旣得聞命矣。然亦巧發而奇中乎。曰。有固有之。而不可泥也。何也。且以甲子幹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衆。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恆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歷某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如或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夫萬物皆出於五行。安有五行之外。又有四餘。土木行度最遲。而爲吉凶者久。故有餘氣。而氣爲木之餘。計爲土之餘。猶或可言也。水之餘。則孛。火之餘。則羅。果何所取義哉。水火土木然矣。奈何金獨無餘氣乎。或謂相生故有。而相剋故無。亦非通論也。況孛乃妖星。或有或無。而氣羅計三者。本非星也。不知何以有躔度之說哉。十一曜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曰。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旣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況占命乎。曰。五星之精。發乎地。而昭乎天。其分配十日十二子。名雖殊。而理則同也。人資天地以生。山林之民。毛而方。謂得木氣之多也。川澤之民。黑而津。謂得水氣之多也。得火氣之多。則丘陵之民。專而長也。得金氣之多。則墳衍之民。皙而瘠也。至于豐肉而瘠。則得土氣之多。而所謂原隰之民也。然則彼皆非歟。曰。五土有異。而民生以之。此

固然也。人之賦氣有薄厚短長。而貴富貧賤壽夭六者隨之。吾不能必也。亦非日者之所能測也。蹈道而修德。服仁而悖義。此吾之所當爲也。不待占者之言而後知之也。予身修矣。倘貧賤如原憲。短命如顏淵。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彭鏗之壽。有不能及者矣。命則付之于天。道則責成于己。吾之所知者。如斯而已矣。不然。委命而廢人。白晝攫人之金。而陷于桎梏。則曰我之命當爾也。怠窳偷生。而不嗜學。至老死而無聞。則曰我之命當爾也。剛愎自任。操刃而殺人。柔暗無識。投繯而絕命。則又曰我之命當爾也。其可乎哉。其可乎哉。所以先王知山川異制。民生異俗。剛柔緩急。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度。衣服異宜。于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所以卒歸于雍熙之治也。昔者鄭大夫裨竈言鄭當火。請以瑾罍玉瓚禳之。子產不之與。已而果然。竈復云。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鄭卒不復火。嗚呼。此不亦祿命之似乎。吾知盡夫人道而已爾。曰。近世大儒于祿命家。無不嗜談而樂道之者。而子一切屏絕之。其亦有本乎。曰。有。子罕言命。

蕭何諸葛亮優劣辨 王世貞

關中王維楨試諸生。以蕭相國諸葛武侯爲問。其言大略。以武侯之不能一天下。才累之也。而未睹大體。出師表出。而俶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出。而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聰者。皆擺指退矣。八陳圖出。而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不敢前。引以爲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亮勞則不得不歐血而功不就。夫蕭何木彊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爲。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陳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

名寵冠羣臣而慶流苗裔也。故蕭何之役諸將也。似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用其奇耳。此奇者不爲用也。此兩公之別也。予讀之曰。是非王維楨之言。而揚雄氏之言也。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慙羣策。而自屈其力。夫曷故焉。以語夫相成之道幾矣。非所以語于二子之優劣也。夫孔明非不善用才者。今夫大匠之爲宮室也。其樑棟構榑。必構夫榑。榑。榑。榑。之良者克焉。斷而小之而弗勝也。或用夫黯然而中腐者。匠之罪也。其無榑。榑。榑。也。則非匠之罪也。孔明之相蜀也。屬炎精之漸涸。天下固已忽焉。忘劉氏。而天又從而與之。故以龐統之智焉而死。法正之敏焉而死。關張之悍鷙焉而死。于是乎孔明之志窮。勢不得不獨身而力幹之。然猶日孳孳焉。舉蔣費董向之徒。以善其後。雖以忌懷之李嚴。浮誕之馬謖。褊淺之楊儀。暴肆之魏延。不得已而拾其長。以充牛溲馬勃之用。令是時而有子房者出。而街亭之役。必復以帷幄付幼良。有韓信者出。而祁山之役。必復以旗鼓付文長。有平陽侯者出。而五丈原之役。必復以畫一付公儀。則可是三君子無一焉。而奈之何其以鄧侯望諸葛也。孔明逆知其身之足以滅魏。又逆知其身亡而蜀不得中原矣。蔣費亡而蜀不蜀矣。故冀及其身一用焉。而卒不遂也。且出師表。何與于天下之爲文者。木牛流馬。何與于天下之爲藝者。八陣圖。何與于天下之爲兵者。苟聽至而響合。氣同而類應。則奚不可之有。孔明之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其爲獨用長者乎哉。夫鄧侯非斷斷無技者。約律法。給饋餉。營宮室。其所興創。規制海內。謳思而遵奉之。數百年不衰。夫爲相者。必不一見跡而後可。則周官三百六十。記里鼓。指南車。周公無亦露才而闕於一世哉。

焚書辨 劉大櫛

六經之亡。非秦亡之。漢亡之也。後之學者。見秦有焚書之令。則曰詩書至秦一炬。而掃地無餘。此與耳食何異。愚以爲書之亡。在楚漢之興。沛公與項羽相繼入關之時也。夫小人之爲不善。未必其一出而禍天下。惟坐視其壞。而莫爲之所。其終乃一壞而不可救。是故書之焚。不在於李斯。而在於項籍。及其亡也。不由於始皇帝。而由於蕭何。何則。博士淳于越進諫。始皇謂宜封子弟。臣爲枝輔。下其議。李斯。李斯恐天下學者。道古以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之語。其法至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吏見知不舉。則與之同罪。噫。亦烈矣。然其所以若此者。將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故曰。非博士官所職。悉詣守尉。雜燒之。然則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嘗燒也。迨項羽入關。殺秦降王子嬰。收其貨寶。婦女。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而後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聖人之微言。乃始蕩爲灰燼。澌滅無餘。當項籍之未至於秦。咸陽之未屠。李斯雖燒之而未盡也。吾故曰。書之焚。非李斯之罪。實項籍之罪也。昔高祖既定天下。論羣臣之功。以蕭何爲第一。吾嘗觀楚漢相距數歲。高祖敗而遁。逃亡軍失衆。而蕭何悉發關中老弱。補其空乏。高祖與項籍相守。滎陽。而蕭何轉漕關中。輸給軍糧。不匱。高祖數亡山東。而蕭何常全關中。以待之。此其於漢取天下之功。爲不少矣。雖然。吾以爲蕭何漢之功臣。而六經之罪人也。何則。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而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漢以故。具知天下之阨塞。及戶口之多少。強弱所在。然蕭何於秦博士所藏之書。所以傳先王之道。不絕於綫者。獨不聞其愛而惜之。收而寶之。彼固以聖人之經。無關於得失存亡。所以取天下之籌策也。故熟視之。若無覩耳。今夫富民遺其子孫。以室廬。至其後之不肖。不因之塗墜。惟增其殘毀。以至轉而售之他人。彼鬻而有之者。又取其瓦甃以去。而遺其梁棟。風雨之所漂搖。蟲

蟻之所剝蝕。其鄰里之居民。因竊取之。以爲薪。而向之室廬。乃始尺寸無復留者矣。彼不肖而殘毀之。誠無足怪。獨奈何鬻而有之。顧遺其梁棟。而不知惜也。昔者嘗怪漢興。大反秦之所爲。而禮樂法度。則一遵秦故。未嘗稍變。由今觀之。然後知蕭何之所以相漢。惟知秦之律令。而聖人之經。則棄而燒之。已久矣。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終不復見歟。嗚呼。方沛公入關。蓋六經絕續存亡之頃也。天下之詩書。皆已亡。而惟博士官所職。尙無恙。當是時。固舉九鼎之重。而繫之一髮哉。且夫聖人之經。其與秦之律令。圖書。其爲輕重大小。何如也。設使蕭何能與其律令。圖書。並收而藏之。則聖人之全經。猶在也。嗚呼。彼蕭何者。眞所謂刀筆之吏矣。

辨逸周書 姚鼐

世所傳逸周書者。漢藝文志載之。六藝略尙書中。但云周書七十二篇。不云尙書之逸者。云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劉向說也。班氏不取。識賢於向矣。然吾謂班氏辨此。亦未審。子貢曰。文武之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雖小而所傳誠文武道。非誣也。誣則奚取哉。周之將亡。先王之典籍泯滅。而里巷傳聞異辭。蓋聞而識者。無知言。裁辨之智。不擇當否。而載之。又附益以己之私說。吾意是周書之作。去孔子時。又遠矣。文武之道。固墜矣。莊子言聖人之法。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如此箕子陳九疇。及周禮所載。庶官所守。皆不容不以數紀者。若是書以數爲紀之詞。乃至煩複。不可勝紀。先王曷貴是哉。吾固知其誣也。其書雖頗有格言明義。或本於聖賢。而間雜以道家名法陰陽兵權謀之旨。程寤太子晉篇。說尤怪誕。殆非儒者所道。校書者宜出之六藝。入之雜家。乃爲當耳。宜依其本書名曰周書。雖與尙書周書。

名同不害也。不當曰逸。云逸則附之尙書矣。

論辨類

義

公食大夫義 劉敞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己輕則卑之。己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太羹。然後宰夫設鉶。啓籩。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涪醬。比君之厚己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

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士相見義 劉 敞

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雁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惟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交而無邇於禍也。惟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

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石子以爲諂。故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致仕義 劉敞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年而卻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也。君留之。臣曰吾不可貪於人之榮。不可囿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法。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矣。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況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



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穀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必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閒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 論辨類

議

講官議 曾 鞏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諭之爲淺。故不爲也。況於師者。何爲也哉。正己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

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爲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待爲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請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爲此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學校貢舉私議 朱熹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度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

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于太學。其說雖若賢于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于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閒者。較計得失于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于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

別籍異財議 李 鉞

吾江西風俗淳厚。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譜。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海內未能或先。至於一家之中。累世同爨。所在多有。若江州陳氏。青田陸氏。並以十世同居。載在史冊。今此風亦稍替矣。觀朱子曉諭兄弟爭財產事。援據禮律。以敦教化。凡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別籍異財者。並將關約呈首抹毀。不遵者依法

斷罪。信乎儒者之政。異乎俗吏之爲之也。然細思之。尙有未盡善者。蓋禁其爭財可也。禁其分居恐未可也。孟子論王政。止稱八口之家。朱子釋之。以弟爲餘夫。壯而有室。卽別授百畝。是古者未嘗禁人之分居也。惟是鄉田同井。相友相助。相扶持。則分而不分耳。迨世旣衰。漸失友助扶持之意。於是篤行之士。矯爲累世同居之事。姑以勸親睦而激薄俗耳。非比戶所能行也。凡累世同居者。必立之家法。長幼有禮。職事有司。筭庫勾稽。善敗懲勸。各有定制。又必代有賢者。主持倡率。而後可行。否則財相競。事相諉。儉者不復儉。而勤者不復勤。勢不能以終日。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以相持而不敗也。至於祖父。母父母在堂。亦微有辨。如年踰七十。宜傳家政。或年雖未衰。別有疾病。而不任綜理。則子孫析居。亦無不可。且其家旣分析。必其家法未立。又無可兼綜之人。今必責已分者。使之復合。是強人以所不能。勢不行矣。惟旣分之後。骨肉爭財。致興訟獄。則不遜不親。豈惟儉薄。彝倫已斲。地方官長。深懲而嚴治之。庶還淳厚。故曰。禁其爭財可也。若止於分居。則不能禁。亦不必禁。惟教之以睦親之道。俾分猶不分焉。亦未害於三代之治也。

論辨類

說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豈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知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自詣於予。予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詒之。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

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人。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俱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佞者。貌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予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邪。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蓏飲食。旣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疣贅瘻痔。亦蟲生之。木朽而蝸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偃洩。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如何。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爲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惡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癰痔草木邪。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腕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犇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

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感，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雨風，犯寒暑，呼噓毒厲，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即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吾常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俟乎觀人風者得焉。

旱說 杜甫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甚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月旅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以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爲獄無濫繫者乎？穀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爲始，管內



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衆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獄決膏雨滂足卽獄鎮方面歲荒札皆連帥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遽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爲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怪說上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怪矣夫三光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爲薄蝕五星爲彗孛可怪也夫五嶽安焉四瀆流焉地之常道也山爲之崩川爲之竭可怪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怪也夫中國聖人之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爲夷者半中國可怪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怪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怪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契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爲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怪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

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爲怪。旣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人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旣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怪說下 石介

或曰。天下不謂之怪。子謂之怪。今有子不謂怪。而天下謂之怪。請爲子而言之可乎。曰。奚其爲怪也。曰。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其佗。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反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臯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

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刈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於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嗚呼。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進說 王安石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俱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礪鑄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

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剛說 蘇軾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適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猶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

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旣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勰。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說用曾鞏

物有根而殖。柯葉而茂。芽若穗而實。翼而天飛。足而陸走。喙而鳴。息而食。嚙者。其形類多矣。非有主於虛空。以蕃而息之者歟。吾觀其用亦密矣。彼使之水而濡。火而焚。雷而動。風霆而鳴。霜雪而悴。雨露而滋。碩則世得而知之矣。若其裁之爲形。散之爲聲。充之爲氣。始終之爲死生。則非水也。火也。雷也。風霆也。霜雪也。雨露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而萬物相得以生。是則其用非密耶。今夫羣而居。縫而衣。燧而食。築池石。構竹木。而廬者。其嗜慾衆矣。非有制而一之者。則其爭滋不息。吾觀其用也密矣。彼立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序。爲之衣食日用之物。節之以儀。通之以聲。習之以言。束縛之以刑。則世皆得而知之矣。若其擾之使相親。和之使相悅。厚之使相讓。以不爭。結之使樂。出其死而不顧其私。遷之使去於利而就於誼。則非序也。物也。儀也。聲也。氣也。言也。形也。所能使爲之也。世固不可測其所以爲也。然

而萬民相得以治。是則其用亦非密耶。吾有以而知之矣。生而死萬物者。陰之與陽也。運於內而莫顯於外。不可得而窮其妙也。世以水火雷風雪霜雨露而求之者。妄也。親而善萬人者。仁與義也。興於上而陰被於下。馴於其心而不可彊。通於其耳目不可得而識其微也。世之侈於儀繁於聲音。執於器據於文字。以力驅而法縛者。之求之也。愈妄。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顯諸仁。藏諸用。善播萬物。善教萬民者。爲之也。

空同子瞽說

蘇伯衡

尉遲楚好爲文。謂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於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一二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於衣裳。何也。曰。統攝也。如置陣。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而葩。曰。何也。曰。條理精暢。而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脈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沈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煙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邃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冰。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俊永也。如瀨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

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縈迂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於世也。不假磨礱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邱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詠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華。積於中而發乎外。其言不期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羽毛。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乘邱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之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備焉。無難能者矣。

師說上 姚瑩

士之不振於天下也。非一日矣。道德廢。功業薄。氣節喪。文章衰。禮義廉恥。何物乎。不得而知也。國家之養士也。亦非一日矣。具科條。明法令。教之有長進之有階。乃欲正人心而人心日敝。欲端士習而士習日非。不究其本。徒恃一二俗吏。以區區尺寸之法繩之。此豈有得哉。或曰。士也者。視上之所養。古者先王之養士也。祿足以代耕。賜足以周困。凡入學者。太子以下。得與之齒。而王與公卿大夫。又以時入學。親與雍容揖讓。其禮也隆。其情也洽。有不率教。移之郊遂而已。戮辱不及焉。異等於凡民也。後世教不同而禮益薄。俊秀之選。古所以表章德藝也。今以爲榮身之名。卿大夫之位。君所與共治天下也。今以爲施恩之具。上

之臨下分絕而不通。下之應上日偷而不實。其不振也固宜。吾獨以爲不然。今夫古禮之不可復也。亦猶江河之不可復返矣。激而行之不若順而導之之利也。治於其委不若清於其原之易也。清其原奈何。曰教士之責。君與師均。而今日之勢。師道尤重。士大夫皆延師教弟子矣。弟子雖不屑。莫不以先入爲主。其教之也。示之法鼓其志而已。夫所爲法何法也。將使之汨沒心性。蔑棄品節。求爲世俗之學。以取富貴乎。抑將追古人之學。以立身成名於天下也。童子何知。見可悅者則志之而已。今不使之悅於道德功業。氣節文章。而使之悅乎科名榮利。與夫一切苟簡之事。以爲志。嗚呼。志則荒矣。異時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其生也悠悠。其沒也泯泯。乃始咎其學術之不正。不亦大可悲哉。夫人至傾巧奸佞。敗節墮名。負君親辱鄉黨。悠悠以生。泯泯以死。則禮義廉恥之亡久矣。顧何爲而至斯極也。豈非始教者未得其道與。揚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此人心學術之所由來也。

師說下 姚瑩

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難。其卒也成之匪難。而行之實難。教人者能明其難易之故而利導之。亦可以師矣。君子之觀人也。必先器識。今有士於此。其少也确确然。嶄嶄然。及其長也。頎頎然。軒軒然。此其圭角早程。規模已具矣。賢父兄之所樂。而常人亦卜爲令器者也。又有士於此。其少也循循然。莊莊然。及其長也。浩浩然。汪汪然。此其圭角不形。志量莫測者。賢人君子之所歎望。而父兄或以爲無用。亦有矣。雖然。斯士之卒有用與否。吾無以必之矣。則必之於其師。師之言曰。是易成也。吾以難期之。則斯士幸矣。師之言曰。是難能也。吾以易速之。則斯士其尙可慮乎。嗟乎。士既不及隆古之時。得沐先王之教澤。



出入學校之中。與賢君卿大夫相接。以修明乎孝弟忠信之義。雍容乎典章禮樂之文。退又不得當世之名賢碩儒。以爲師友。相與講習討論。充廣其聞見。淬厲其志氣。徒抱此區區遠大之志。曠然遐思。悄然塊立。甫出一言。舉世震駭。以爲怪。雖父兄亦未嘗不咎之。此憤激之徒。所以絕意矯俗。致成其孤僻。而莫究夫中正之歸。而英傑之流。乃中道自足。或流於放蕩。致有支離決裂之病。轉爲害於天下。則皆不得師之故也。嗚呼。是可感矣。

士說

梅曾亮

求棟梁者必於木。而木不皆棟梁者也。其不材者。且不得與萑蒲竹箭比。其實異。其名同。吾見夫木之難求也。然而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斷斷然必求之木。士之於國。猶木之於室也。一國之士。其材者百無一二焉。一山之木。其材者亦百無一二焉。然國患無士而室不患無木者何也。豈士之寡而木之多歟。抑信士之不如信木者歟。彼求棟梁者。不求之萑蒲竹箭之林。而惟木之求也。不以木之有類於萑蒲竹箭者而變計也。故天下有不材之木。而無不成之室。今以士之有類於商賈負販也。而謂用商賈負販者之無異於用士。此士之所以終不出歟。

名實說

朱琦

孰難辨。曰名難辨。名者士之所爭趨而易惑。天下有鄉曲之行。有大人之行。鄉曲大人。其名也。考之以其行。而察其有用與否。其實也。世之稱者。曰謹厚。曰廉靜。曰退讓。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鄉曲之行。非所謂大人者也。大人之職。在於經國家。安社稷。有剛毅大節。爲人主畏憚。有深謀遠識。爲天下長計。合

則留。不合以義去。身之便安。不暇計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爲天下長計。則天下之釁必集於我。吾爲人主畏憚。則不能久於其位。不如謹厚廉靜退讓。此三者可以安坐無患。而其名又至美。夫無其患而可久於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憚而不爭趨於此。故近世所號爲公卿之賢者。此三者爲多。當其峨冠襜裾。從容步趨於廟廊之間。上之人不疑而非議不加。其深沈不可測也。一旦遇大利害。搶攘無措。鉗口撻舌而莫敢言。而所謂謹厚廉靜退讓。至此舉無可用。於是始思向之爲人主畏憚而有深謀遠識者。不可得矣。且謹厚廉靜退讓。三者非果無用也。亦各以時耳。古有負蓋世之功。而思持其後。挾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終。未嘗不斤斤於此。有非常之功與名。而斤斤於此。故可以蒙榮譽。鎮薄俗。保晚節。後世無其才而冒其位。安其樂而辟其患。假於名之至美。憫然自以爲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於此三者。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其究鄉原也。是張禹胡廣趙戒之類也。甚矣其恥也。且吾聞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棄。駿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貪者。矯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爲不貪。不矯。不肆。而訖無用。其名是其實非也。故曰難辨也。鄉曲無譏矣。然豈無草茅坐誦。而憂天下其人者乎。而士之在高位者。佻佻睨睨。曾鄉曲之不若何也。是故君子慎其名。鄉曲而有大人之行者。榮。大人而爲鄉曲之行者。辱。

論辨類

策

保舉策 曹一士

保舉有三善。素與習。則其人之賢否明。一也。作其屬。則所事之擔荷共。二也。功過相及。則其心之兢業深。

三也。亦有三難。外然而中莫測。一也。始善而終或墮。二也。名高而實不副。三也。愚以爲在大臣之誠心。以殫其公明而已。伯益之舉朱虎熊羆。垂之舉爰斨伯與舜。曰往哉汝諧。君臣之際。相信至深。俾之協恭。以和其職。非有法以繩之也。後此如祁奚之舉其子。不爲私舉。其偏不爲黨。公也。叔向於驂蔑。一言而握手相賞。明也。諸葛亮謂士元非百里才。明而公也。裴度表退之。自隨公而明也。誠至則生公。公至則生明。明至則無事前之欺。與事後之悔。古大臣協恭以體國。未有不由斯道也。若舍其素所知之人。而避嫌以自全。矯也。非所以爲公也。剔抉細微。以爲天下之人。無一當我意。刻也。非所以爲明也。昔之人未下車。辟荀慈明。旣下車。辟孔文舉。故名有所不必避也。山巨源所舉。皆一時之望。每一啓事。天下相望。其風采恆至數十。故多有所不必諱也。王旦之陰相薦達。不使其人知之。以爲我職固當如是。非爲其人。故恩有所不必市也。不避名。不諱多。不市恩。然後得盡其公與明。而精誠由此上格。大臣以人事君之義。其道率由乎此也。漢之舉掾。互相檢察。唐均其子。奪於終身。宋許其自陳於中道。皆以防誤舉之弊。愚以爲嚴之旣舉之後。孰若密之未舉之先。內而卿尹。以時接見天下之士。察其才可任某事。德可稱某職。卽其小知其大。觀其表識其裏。由其始測其終。識之於心。洞然可信。以待事至而保舉之。其有或誤者乎。且夫天下之人。謀面不足以見心也。偏執不足以集事也。引嫌不足以服衆也。久任使以覘之。咨公論以酌之。持獨見以成之。兼聽並觀。垂明當世。開誠布公。人不忍欺。於以致國家於唐虞之隆。率乃僚爲翼。爲之佐。裕如矣。一切文法之拘。檢舉之周。牽制之密。皆後世救過不暇之術。不得已而用之耳。何足語於一德一心。克知灼見之日乎。

任人策 劉子壯

法制於人者也。而非所以制人。中庸之人。可以法制。而聖賢之人。則不制於法。何則。中庸之人。守法者也。而聖賢則能制法。是故當其事之無據也。愚者懼失於格之中。而巧者思遁於其外。方此之時。求得一故事焉。循之則可以絕其奇邪之私。而僥倖不得以中。而所謂庸人者。既不能出其識議。以斟酌時宜。而便於有所遵用。以自解其無能爲。其無患也。苟以名其功。而及其有失。則舉而委之於法。曰。吾無改變古人之所爲而已。而不敢知其他。以是求免於爲奸。而上莫之我罪也。若夫聖賢者。其用心固未嘗有私也。而人君亦不當以私待之。夫苟其有私也。則其人不可任。而必求其人以任之。如其無私也。則何用以私待之。而限之以一成之法。且天下之法。何起乎。亦起於古之聖賢之人之爲耳。苟得聖賢之人而用之。則可以縱橫行之。而無不可以治。而奈何以古人一成之跡。不審其時。不達其變。而直欲當代之神明而就之乎。夫法亦何常之有。古者以之治。而後人以之亂。此人用之失。而彼人用之得。亦足以見事之在人。而徒法之不足以行矣。是故人而無私也。夫人而有私。卽法何足以難之。且天下不有緣法以爲奸者乎。今任事者。既不能立一代之規。以爲世守。而任人者。望之以聖賢之功。而限之以庸人之所能爲。一事也。不論其大小。不問其是非。而惟成例之爲問。而不知今之所爲例。非昔之所以治。乃昔之所以亂也。今既承其流。襲其弊。得一湍澗。更張之。猶足以治。而蹙蹙焉。刻而畫之。以求於合。以是爲足以禁私而格奸。夫天下之私。不勝禁。而其格奸者。固又足以起奸也。吾求得其人而理之。猶恐不能盡去。而况付之一定之法乎。夫誠欲求法。則亦遯其本矣。書曰。往敷求於殷先哲王。又曰。別求聞由古先哲王。周之爲治。兼四代。而其

所求者先哲王而已。未嘗從其舊染。而以爲不可移易也。一代之治。其初必有爲子孫之不可易。而其後稍陵夷。乃底於亂。故今之例。非昔之所以治。而昔之所以亂也。欲法其所以治。則亟遡其初。遡其初。則此例皆古之所未有。而又何足以遵用乎。或曰。取其近時而便耳。夫將以作則。而惟便之圖乎。乃何以不便者。則又奮然不顧而去之。若曰。吾自爲制。彼何足法。又何其決也。由是觀之。其可以爲治者。則去之不遺力。而其所以亂者。則無敢少動。然則天下之至私。莫大乎是。天下雖有賢聖之人。其所欲變通。旣束之以一定之法。而其可守而勿失者。則曰。吾之所便在是。而不必古之從。則是治天下。惟以便而已。治天下。惟以便。則是去其所以治。而就其所以亂也。是又可謂之法乎。嗚呼。當今之世。而欲求治。吾願任人者。寧擇人以授之。而責之以治亂。無徒拘之以法。而任事者。亦慎毋畏法。而至於不能有爲也。則幾矣。

### 論辨類

程文

使民宜之 陸九淵

民不可使知吾道之義。而可使享吾道之宜。使道而不宜於天下。則聖人亦烏取乎道哉。聖人出而有爲於天下。變而通之。神而化之。而天下之民。鼓舞踴躍。莫不以爲宜而安之者。亦盡其道而已矣。大傳曰。使民宜之。以此。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非聖人固不使之知也。若道之義。則彼民之愚。蓋有所不能知也。若乃其道之宜。則聖人固與天下之民共由而共享之。方民未知佃漁也。聖人作爲網罟。而民宜於網罟矣。方民未知耕稼也。聖人作爲耒耜。而民宜於耒耜矣。以至舟楫。弧矢。杵臼。莫不皆宜其民。雖其

以象以義。取諸離益之諸卦。而其所以使民宜之者。蓋無以異於黃帝堯舜之乾坤也。當黃帝堯舜氏之作。其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前聖已備之矣。故其使民由之者。獨見於垂裳之治。黃帝之事。於六藝無所考信。而堯舜之事。則載之典謨。彰彰可考。如明五刑典三禮。疏江河。驅虎豹。凡建法立制。都俞咨詢。以宜其民者。蓋不爲少矣。而夫子特稱其蕩蕩無名。無爲而治。則其所以宜之者。一出於道而已。故曰堯以是傳之舜。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陸九淵

聖人有兼覆之道。天下無難辦之功。庶物之多。萬國之衆。聖人欲首出而使之咸寧。可謂難辦之功矣。然聖人體兼覆之乾。以是首出庶物。則萬國咸寧。不足多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所以得乾元之用。固大矣。非天下之所可得而易言也。大而言之。何物而不備。何所而不該。然品物之形。旣流。洪纖高下。毫釐之間。而各有所宜。六位之成。則潛見飛躍。其道各異。欲體是道。以首庶物。而寧萬國。非夫學之超乎天下之上。吾未見其能也。方其潛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學固不可以已也。及見而在田。則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誠。是學果可以已乎。三之厲。四之疑。固進德修業。不可懈也。至於五之與天地合德。上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非學果何以致之。首出庶物。蓋在於乘六龍。而聖人於乾之六位。莫不反復乎學。使其學能超乎天下之上。則天下有不足爲。而萬國咸寧。信乎其不足多也。用九之辭曰。天德不可爲首。而乃以首出庶物何耶。嗚呼。不爲首。蓋所以首出庶物。而愚所以謂不可以無學者也。



國家圖書館



001671886



2

籍